

高祖初即位，将改周制，乃下诏曰：“宣尼制法，云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。弈叶共遵，理无可革。然三代所尚，众论多端，或以为所建之时，或以为所感之瑞，或当其行色，因以从之。今虽夏数得天，历代通用，汉尚于赤，魏尚于黄，骊马玄牲，已弗相踵，明不可改，建寅岁首，常服于黑。朕初受天命，赤雀来仪，兼姬周已还，于兹六代，三正回复，五德相生，总以言之，并宜火色。垂衣已降，损益可知，尚色虽殊，常兼前代。其郊丘庙社，可依袞冕之仪，朝会衣裳，宜尽用赤。昔丹乌木运，姬有大白之旅，黄星土德，曹乘黑首之马，在祀与戎，其尚恆异。今之戎服，皆可尚黄，在外常所著者，通用杂色。祭祀之服，须合礼经，宜集通儒，更可详议。”太子庶子、摄太常少卿裴政奏曰：“窃见后周制冕，加为十二，即与前礼数乃不同，而色应五行，又非典故。谨案三代之冠，其名各别。六等之冕，承用区分，璪玉五采，随班异饰，都无迎气变色之文。唯《月令》者，起于秦代，乃有青旂赤玉，白骆黑衣，与四时而色变，全不言于弁冕。五时冕色，《礼》既无文，稽于正典，难以经证。且后魏已来，制度咸阙。天兴之岁，草创缮修，所造车服，多参胡制。故魏收论之，称为违古，是也。周氏因袭，将为故事，大象承统，咸取用之，輿辇衣冠，甚多迂怪。今皇隋革命，宪章前代，其魏、周鞞辂不合制者，已敕有司尽令除废，然衣冠礼器，尚且兼行。乃有立夏袞衣，以赤为质，迎秋平冕，用白成形，既越典章，须革其谬。谨案《续汉书·礼仪志》云‘立春之日，京都皆著青衣’，秋夏悉如其色。逮于魏、晋，迎气五郊，行礼之人，皆同此制。考寻故事，唯帻从衣色。今请冠及冕，色并用玄，唯应著帻者，任依汉、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于是定令，采用东齐之法。乘輿袞冕，垂白珠十有二旒，以组为纓，色如其纓，黹纁充耳，玉笄。玄衣，纁裳。衣，山、龙华虫、火、宗彝五章；裳，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四章。衣重宗彝，裳重黼黻，为十二等。衣襟、纁织成升龙，白纱内单，黼领，青襟、襜、裾。革带，玉钩襜，大带，素带殊里，纁其外，上以殊，下以绿。“X随裳色，龙、火、山三章。鹿卢玉具剑，火珠鏢首。白玉双佩，玄组。双大纓，六采，玄黄赤白纁绿，纯玄质，长二丈四尺，五百首，广一尺；小双纓，长二尺六寸，色同大纓，而首半之，间施三玉环。殊袜，赤舄，舄加金饰。祀圆丘、方泽、感帝、明堂、五郊、雩、蜡、封禅、朝日、夕月、宗庙、社稷、籍田、庙遣上将、征还饮至、元服、纳后、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，则服之。通天冠，加金博山，附蝉，十二首，施珠翠，黑介帻，玉簪导。绛纱袍，深衣制，白纱内单，阜领、襟、裾，绛纱蔽膝，白假带，方心曲领。其革带、剑、佩、纓、舄，与上同。若未加元服，则双童髻，空顶黑介帻，双玉导，加宝饰。朔日受朝、元会及冬会、诸祭还，则服之。武弁，金附蝉，平巾帻，余服具服。讲武、出征、四时蒐狩、大射、祫、类、宜社、赏祖、罚社、纂严，则服之。黑介帻，白纱单衣，乌皮履，拜陵则服之。白纱帽，白练裙襦，乌皮履，视朝、听讼及宴见宾客，皆服之。白帟，白纱单衣，乌皮履，举哀则服之。

神玺，宝而不用。受命玺，封禅则用之。“皇帝行玺”，封命诸侯及三师、三公则用之。“皇帝之玺”，赐诸侯及三师、三公书则用之。“皇帝信玺”，征诸夏兵则用之。“天子行玺”，封命蕃国之君则用之。“天子之玺”，赐蕃国之君书则用之。“天子信玺”，征蕃国兵则用之。常行诏敕，则用内史门下印。

皇帝临臣之丧，三品已上，服锡衰；五等诸侯，总衰；四品已下，疑衰。

皇太子袞冕，垂白珠九旒，青纁充耳，犀笄。玄衣，纁裳。衣，山、龙、华虫、火、宗彝五章；裳，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四章。织成为之。白纱内单，黼领，青襟、襜、裾。革带，金钩襜，大带，素带不殊里，亦纁以殊绿。黻随裳色，火、山二章。玉具剑，火珠鏢首。瑜玉双佩，殊组。双，大纓，四采，赤白纁纁，纯殊质，长一丈八尺，三百二十首，广九寸；小双纓，长二尺六寸，色同大纓，而首半之，间施二玉环。殊袜，赤舄，以金饰。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庙、元服、纳妃，则服之。

远游三梁冠，加金附蝉，九首，施珠翠，黑介帻，纓翠纁，犀簪导。绛纱袍，白纱内单，阜领、襟、裾、

裾，白假带，方心曲领，绛纱蔽膝，袜，舄。其革带、剑、佩、绶与上同。未冠则双童髻，空顶黑介帻，双玉导，加宝饰。谒庙、还宫、元日朔日入朝、释奠，则服之。

远游冠，公服，绛纱单衣，革带，金钩襜，假带，方心。纷长六尺四寸，广二寸四分，色同其绶。金缕鞶囊，袜履。五日常朝，则服之。

白蛤，单衣，乌皮履，为宫臣举哀，则服之。

皇太子玺，宫内大事用之。小事用左、右庶子印。

皇太子临吊三师、三少，则锡衰；宫臣四品已上，总衰；五品已下，疑衰。

衮冕，青珠九旒，以组为纓，色如其绶。自此已下，纓皆如之。服九章，同皇太子。王、国公、开国公初受册，执贄，入朝，祭，亲迎，则服之。三公助祭者亦服之。

冕，侯八旒，伯七旒。服七章。衣，华虫、火、宗彝三章；裳，藻、粉、米、黼黻四章。八旒者，重宗彝。侯、伯初受册，执贄，入朝，祭，亲迎，则服之。

毳冕，子六旒，男五旒。服五章。衣，宗彝、藻粉米三章，裳、黼、黻二章。六旒者裳重黻子、男初受册，执贄，入朝，祭，亲迎，则服之。

衿 黼冕，三品七旒，四品六旒，五品五旒。服三章。七旒者，衣粉米一章为三重，裳黼、黻二章各二重。六旒者，减黼一重。五旒，又减黻一重。正三品已下，从五品已上，助祭则服之。

自王公已下服章，皆绣为之。祭服冕，皆簪导、青纁充耳。玄衣，纁裳，白纱内单，黼领，衿 黼冕已下，内单青领。青褙、襖、裾。革带，钩襜，大带，王、三公及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素带，不殊里，皆纈其外，上以殊，下以绿。正三品已下，从五品已上，素带，纈其垂，外以玄，内以黄。组约皆用青组。殊“X凡“X皆随裳色，衮、 毳，火、山二章。衿 黼，山一章。剑，佩，绶，袜，赤舄。

爵弁，玄纓无旒，从九品已上，助祭，则服之。其制服簪导，玄衣、薰裳无章，白绢内单，青领、褙、襖、裾，革带，大带，练带纈其垂，内外以缙。组约用青组。爵鞶，袜，赤履。

武弁，平巾帻，诸武职及侍臣通服之。侍臣加金珰附蝉，以貂为饰，侍左者左珥，右者右珥。

远游三梁冠，黑介帻，诸王服之。

进贤冠，黑介帻，文官服之。从三品已上三梁，从五品已上两梁，流内九品已上一梁。

法冠，一名獬豸冠，铁为柱，其上施珠两枚，为獬豸角形。法官服之。

高山冠，谒者服之。

却非冠，门者及禁防伺非服之。

黑介帻，平巾黑帻，应服者，并上下通服之。庖人则绿帻。

白蛤，白纱单衣，乌皮履，上下通服之。

委貌冠，未冠则双童髻，空顶黑介帻，皆深衣，青领，乌皮履。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。

朝服，亦名具服冠，帻簪导，白笔，绛纱单衣，白纱内单，阜领、袖，阜褙，革带，钩襜，假带，曲领方心，绛纱蔽膝，襖，舄，绶，剑，佩。从五品已上，陪祭、朝飨、拜表，凡大事则服之。六品已下，从七品已上，去剑、佩、绶，余并同。

自余公事，皆从公服。亦名从省服冠，帻，簪导，绛纱单衣，革带，钩襜，假带，方心，袜，履，纷，鞶囊。从五品已上服之。

绛褙衣公服，鹵衣即单衣之不垂胡也。袖狭，形直如鹵内。余同从省。流外五品已下、九品已上服之。

绶，王，纁殊绶，四采，赤黄缥紺，纯殊质，纁文织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广九寸。公，玄殊绶，四采，玄赤缥紺，纯殊质，玄文织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广九寸。侯、伯，青殊绶，四采，青赤白缥，纯殊质，青文织，长一丈六尺，百八十首，广八寸。子、男，素殊绶，三采，青赤白，纯殊质，白文织成，一丈四尺，百四十首，广七寸。正、从一品，绿纁绶，四采，绿紫黄赤，纯绿质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广九寸。从三品已上，紫绶，三采，紫黄赤，纯紫质，长一丈六尺，百八十首，广八寸。银青光禄大夫，朝议大夫及正、从四品，青绶，三采，青白红，纯青质，长一丈四尺，百四十首，广七寸。正、从五品，墨绶，二采，青紺，纯

绀质，长一丈二尺，百首，广六寸。自王公已下，皆有小双绶，长二尺六寸，色同大绶，而首半之。正、从一品，施二玉环，已下不合。其有绶者则有纷，皆长六尺四寸，广二寸四分，各随其绶色。

鞶囊，二品已上金缕，三品金银缕，四品及开国男银缕，五品彩缕。官无绶者，则不合剑佩。一品及五等诸侯，并佩山玄玉。五品已上，佩水苍玉。

年高致仕及以理去官，被召谒见，皆服前官从省服。州郡秀孝，试见之日，皆假进贤一梁冠，绛公服。

隐居道素之士，被召入谒见者，黑介帻，白单衣，革带，乌皮履。

左右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武候大将军、领左右大将军，并武弁，绛朝服，剑，佩，绶。侍从则平巾帻，紫衫，大口袴褶，金玳瑁装两裆甲。唯左右武卫大将军执赤怪杖。左右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武候将军、领左右将军、左右监门卫将军、太子左右卫、左右宗卫、左右内等率、左右监门郎将及诸副率，并武弁，绛朝服，剑，佩，绶。侍从则平巾帻，紫衫，大口袴，金装两裆甲。唯左右武卫将军、太子左右宗卫率，执白檀杖。

直阁将军、直寝、直斋、太子直阁，武弁，绛朝服，剑，佩，绶。侍从则平巾帻，绛衫，大口袴褶，银装两裆甲。

皇后首饰，花十二树。皇太子妃，公主，王妃，三师、三公及公夫人，一品命妇，并九树。侯夫人，二品命妇，并八树。伯夫人，三品命妇，并七树。子夫人，世妇及皇太子昭训，四品已上官命妇，并六树。男夫人，五品命妇，五树。女御及皇太子良娣，三树。自皇后已下，小花并如大花之数，并两博鬓也。

皇后袿衣，深青织成为之。为翟翟之形，素质，五色，十二等。青纱内单，黼领，罗縠褙、襪，蔽膝，随裳色，用翟为章，三等。大带，随衣色，殊里，纁其外，上以殊锦，下以绿锦。纽约用青组。以青衣，革带，青袜、舄舄加金饰白玉佩，玄组、绶。章采尺寸，与乘舆同。祭及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

鞠衣，黄罗为之。应服者皆同其蔽膝、大带及衣、革带、舄，随衣色。余与袿衣同，唯无雉。亲蚕则服之。应服者皆以助祭

青衣，青罗为之，制与鞠衣同。去花、大带及佩绶。以礼见皇帝，则服之。

殊衣，绀罗为之，制如青衣。宴见宾客则服之。

皇太后服与皇后同。皇太后玺，不行用，若封令书，则用宫官之印。

皇后玺，不行用，若封令书，则用内侍之印。

皇太子妃褕翟，青织成为之。为翟翟之形，青质，五色，九等。青纱内单，黼领，罗縠褙、襪，蔽膝，随衣色，以翟翟为章，三等。大带，随衣色，下殊里，纁其外，上以殊锦，下以绿锦。纽约用青组。以青衣，革带，青袜、舄，舄加金饰瑜玉佩，纯殊绶。章采尺寸，与皇太子同。助祭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亦有鞠衣。

皇太子妃玺，不行用，若封书，则用典内之印。

公主，王妃，三师、三公及公侯伯夫人，服褕翟。绣为之。公主，王妃，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为九等，侯夫人八等，伯夫人七等。助祭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亦有鞠衣。

子、男夫人，服阙翟。绀罗为之。刻赤缯为翟形，不绣，缀于服上。子夫人六等，男夫人五等。助祭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亦有鞠衣。

诸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母，与妃、夫人同。其郡县君，各视其夫及子。若郡县君品高及无夫、子者，准品。

嫔及从三品已上官命妇，青服。制与褕翟同，青罗为之，唯无雉。助祭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亦有鞠衣。

世妇及皇太子昭训，从五品已上官命妇，服青服。助祭从蚕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

女御及皇太子良媛，殊服。制与青服同，去佩绶。助祭从蚕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

六尚，殊丝布公服。助祭从蚕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

六司、六典及皇太子三司、三典、三掌，青纱公服。助祭从蚕朝会，凡大事则服之。

佩绶，嫔同九卿，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同五品，公主、王妃同诸王，三师、三公、五等国夫人及从五品已上官命妇，皆准其夫。无夫者准品。

定令讫。



高祖元正朝会，方御通天服，郊丘宗庙，尽用龙袞衣，大裘毳衽，皆未能备。至平陈，得其器物，衣冠法服，始依礼具。然皆藏御府，弗服用焉。百官常服，同于匹庶，皆著黄袍，出入殿省。高祖朝服亦如之，唯带加十三环，以为差异。盖取于便事。及大业元年，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、工部尚书宇文恺、兼内史侍郎虞世基、给事郎许善心、仪曹郎袁朗等，宪章古制，创造衣冠，自天子逮于胥皂，服章皆有等差。若先所有者，则因循取用，弘等议定乘舆服，合八等焉。

大裘冕之制，案《周礼》，大裘之冕，无旒。《三礼衣服图》：“大裘而冕，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。”至秦，除六冕，唯留玄冕。汉明帝永平中，方始创制。董巴《志》云：“汉六冕同制皆阔七寸，长尺二寸，前圆后方。”于是遂依此为大裘冕制，青表，殊里，不施旒纒，不通于下。其大裘之服，案《周官》注“羔裘也”。其制，准《礼图》，以羔正黑者为之，取同色缁以为领袖。其裳用纁，而无章饰，绛袜，赤舄。祀圆丘、感帝、封禅、五郊、明堂、雩、蜡，皆服之。

袞冕之制，案《礼·玉藻》“十有二旒”。《大戴礼》云：“冕而加旒，以蔽明也，琇纒塞耳，以蔽聪也。”又《礼含文嘉》：“前后邃延，不视邪也，加以鞋纒，不听谗也。”三王之冕，既不通制，故夫子云：“行夏之时，服周之冕。”今以采纒贯珠，为旒十二。邃延者，出冕前后而下垂之，旒齐于髀，纒齐于耳，组为纓，玉笄导。其为服之制，案《释名》云：“袞，卷也”，谓画龙于上也。是时虞世基奏曰：

后周故事，升日月于旌旗，乃阙三辰，而章无十二。但有山、龙、华虫作绘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乃与三公不异。开皇中，就里欲生分别，故衣重宗彝，裳重黼黻，合重二物，以就九章，为十二等。但每一物，上下重行。袞服用九，服用七，今重此三物，乃非典故。且周氏执谦，不敢负于日月，所以缀此三象，唯施太常，天王袞衣，章乃从九。但天子譬日，德在照临，辰为帝位，月主正后，负此三物，合德齐明，自古有之，理应无惑。周执谦道，殊未可依，重用宗彝，又乖法服。今准《尚书》：“予欲观古人之服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作会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、米、黼、黻絺绣。”具依此，于左右髀上为日月各一，当后领下而为星辰，又山、龙九物，各重行十二。又近代故实，依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山龙纯青，华虫纯黄，作会；宗彝纯黑，藻纯白，火纯赤。”以此相间，而为五采。郑玄议已自非之，云：“五采相错，非一色也。”今并用织成于绣，五色错文。准孔安国，衣质以玄，加山、龙、华虫、火、宗彝等，并织成为五物，裳质以纁，加藻、粉米、黼、黻之四。衣裳通数，此为九章，兼上三辰，而备十二也。衣襟、领上各帖升龙，汉、晋以来，率皆如此。既是先王法服，不可乘于夏制，征而用之，理将为允。

墨敕曰：“可。”承以单衣。又案董巴《舆服志》宗庙冕服云：“绛领、袖为内单衣。”又《车服杂记》曰：“天子释奠、郊祭而单衣，以绛缘。”今用白纱为内单，黼领，绛襟，青裾及褻。革带，玉钩灋，大带殊里，纁其外。纽约用组，上加殊“X”。又案《说文》：“鞞，‘X’也。所以蔽前。”《礼记》曰：“有虞氏‘X’，夏后氏山，殷火，周龙章。”郑玄曰：“冕之‘X’也，舜始作之，以尊祭服。禹、汤至周，增以文饰。”《礼记》曰：“君殊鞞。”郑曰：“鞞象裳色。”今依《白武通注》，以蔽裳前，上阔一尺，象天数也；下阔二尺，象地数也；长三尺，象三才也；加龙章山火，以备三代之法也。于是制袞冕之服，玄衣，纁裳，合九章为十二等。白纱内单，黼领，青襟、褻。革带，玉钩灋，大带，“X”，鹿卢玉具剑，火珠鏤首，白玉双佩，玄组，大、小纓。殊袜，赤舄，舄饰以金。宗庙、社稷、籍田、方泽、朝日、夕月、遣将授律、征还饮至、加元服、纳后、正冬受朝、临轩拜爵，皆服之。

通天冠之制，案董巴《志》：“冠高九寸，形正竖，顶少邪却，后乃直下为铁卷梁，前有高山。”故《礼图》或谓之高山冠也。《晋起居注》，成帝咸和五年，制诏殿内曰：“平天、通天冠，并不能佳，可更修理之。”虽在《礼》无文，故知天子所冠，其来久矣。又徐氏《舆服注》曰：“通天冠，高九寸，黑介帻，金博山。”徐爰亦曰：“博山附蝉，谓之金颜。”今制依此，不通于下，独天子元会临轩服之。其服绛纱袍，深衣制，白纱内单，皂领、襟、裾、褻，绛纱蔽膝，白假带，方心曲领。其剑、佩、纓、舄、革带，皆与上同。元冬飨会、诸祭还，则服之。四时视朔，则内单、领、褻，各随其方色。唯秋方色白，以绿代之。

远游冠之制，案《汉杂事》曰：“太子诸王服之。”故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楚庄王冠通梁，组纓。”注云：

“通梁，远游也。”晋令：“皇太子诸王，给远游冠。”徐氏《杂注》曰：“天子杂服，远游五梁。太子诸王三梁。”董巴《志》曰：“制如通天，有展筒，横之幘上。”今制依此，天子加金博山，九首，施珠翠，黑介幘，金缘，以承之。翠綵纓，犀簪导。太子亲王加金附蝉，宗室王去附蝉，并不通于庶姓。其乘輿远游冠服，白纱单衣，承以裙襦，乌皮履。拜山陵则服之。

武弁之制，案徐爰《宋志》，谓笼冠是也。《礼图》曰：“武士服之。”董巴《輿服志》云：“诸常侍、内常侍，加黄金附蝉、髦尾，谓之惠文冠。”今制，天子金博山，三公已上玉冠枝，四品已上金枝。侍臣加附蝉，髦丰貂，文官七品已上髦白笔，八品已下及武官，皆不髦笔。其乘輿武弁之服，衣、裳、绶如通天之服。讲武、出征、四时蒐狩、大射、祫、类、宜社、赏祖、罚社、纂严，皆服之。

弁之制，案《五经通义》“高五寸，前后玉饰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璫弁如星。”董巴曰：“以鹿皮为之。”《尚书顾命》：“四人綦弁，执戈。”故知自天子至于执戈，通贵贱矣。《魏台访议》曰：“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饰之。”今参准此，通用乌漆纱而为之。天子十二琪，皇太子及一品九琪，二品八琪，三品七琪，四品六琪，五品五琪，六品已下无琪。唯文官服之，不通武职。案《礼图》，有结纓而无笄导。少府少监何稠，请施象牙笄导。诏许之。弁加笄导，自兹始也。乘輿鹿皮弁服，绯大襦，白罗裙，金乌皮履，革带，小绶长二尺六寸，色同大绶，而首半之，间施三玉环，白玉佩一双。视朝听讼则服之。凡弁服，自天子已下，内外九品已上，弁皆以乌为质，并衣袴褶。五品已上以紫，六品已下以绛。宿卫及在仗内，加两裆，螭蛇绛襦衣，连裳。典谒赞引，流外冗吏，通服之，以纓。后制鹿皮弁，以赐近臣。

帽，古野人之服也。董巴云：“上古穴居野处，衣毛帽皮。”以此而言，不施衣冠明矣。案宋、齐之间，天子宴私，著白高帽，士庶以乌，其制不定。或有卷荷，或有下裙，或有纱高屋，或有乌纱长耳。后周之时，咸著突骑帽，如今胡帽，垂裙覆带，盖索发之遗象也。又文帝项有瘤疾，不欲人见，每常著焉。相魏之时，著而谒帝，故后周一代，将为雅服，小朝公宴，咸许戴之。开皇初，高祖常著乌纱帽，自朝贵已下，至于冗吏，通著入朝。今复制白纱高屋帽，其服，练裙襦，乌皮履。宴接宾客则服之。

白蛤，案《傅子》：“魏太祖以天下凶荒，资财乏匮，拟古皮弁，裁缣帛以为之。”盖自魏始也。《梁令》，天子为朝臣等举哀则服之。今亦准此。其服，白纱单衣，承以裙襦，乌皮履。举哀临丧则服之。

幘，案董巴云：“起于秦人，施于武将，初为绛帟，以表贵贱焉。至汉孝文时，乃加以高颜。”孝元帝额有壮发，不欲人见，乃始进幘。又董偃召见，绿幘傅鞬。《东观记》云：“诏赐段颍赤幘大冠一具。”故知自上已下，至于阜隶，及将帅等，皆通服之。今天子畋猎御戎，文官出游田里，武官自一品已下，至于九品，并流外吏色，皆同乌。厨人以绿，卒及驭人以赤，举辇人以黄。驾五辂人，逐其车色。承远游、进贤者，施以掌导，谓之介幘。承武弁者，施以笄导，谓之平巾。其乘輿黑介幘之服，紫罗褶，南布袴，玉梁带，紫丝鞋，长鞞靴。畋猎豫游则服之。

皇太子服六等，衮冕九旒，殊组纓，青纁琄耳，犀簪导。紺衣，纁裳，去日月星辰为九章。白纱内单，黼黻领，青褙、襜、裾。革带，金钩灋，大带，“X二章，玉具剑。侍从祭祀，及谒庙、加元服、纳妃，则服之。据晋咸宁四年故事，衣色用玄，改用紺。旧章用织成，降以绣。玉具剑，故事以火珠鏢首，改以白珠。开皇中，皇太子冕同天子，贯白珠。及仁寿元年，炀帝为太子，以白珠太逼，表请从青珠。于是太子衮冕与三公王等，皆青珠九旒。旒短不及髀，降天子二寸。

远游冠，金附蝉，加宝饰珠翠，九首，珠纓翠綵，犀簪导。绛纱袍，白纱内单，阜领、褙、襜、裾。白假带，方心曲领，绛纱蔽膝。袜，舄，革带，剑，佩，绶同衮冕。未冠则双童髻，空顶黑介幘，双玉导，加宝饰珠翠，二首。谒庙还，元日、朔旦入朝，释奠，则服之。始后周采用《周礼》，皇太子朝驾，皆衮冕九章服。开皇初，自非助祭，皆冠远游冠。至此，牛弘奏云：“皇太子冬正大朝，请服衮冕。”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：“太子朝谒，著远游冠，有何典故？”对曰：“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、远游冠。至宋泰始六年，更议仪注，仪曹郎丘仲起议：‘案《周礼》，公自衮冕已下，至卿大夫之玄冕，皆其朝聘之服也。伏寻古之公侯，尚得服衮，以入朝见，况皇太子储副之尊，谓宜式遵盛典，服衮朝贺。’兼左丞陆澄议：‘服冕以朝，实著经典，自秦除六冕之制，后汉始备古章。魏、晋以来，非祀宗庙，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，位为公者，必加侍官，故太子入朝，因亦不

著。但承天作副，礼绝群后，宜遵前王之令典，革近代之陋制，皇太子朝，请服冕。’自宋以下，始定此仪。至梁简文之为太子，嫌于上逼，还冠远游，下及于陈，皆依此法。后周之时，亦言服袞入朝。至于开皇，复遵魏、晋故事。臣谓袞冕之服，章玉虽差，一日而观，颇欲相类。臣子之道，义无上逼。故晋武帝太始三年，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，四年，又赐赵、燕、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。自斯以后，台鼎贵臣，并加貂珥武弁，故皇太子遂著远游，谦不逼尊，于理为允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竟用开皇旧式。

远游三梁冠，从省服，绛纱单衣，革带，金钩襜，假带，方心，佩一只，纷长六尺四寸，阔二寸四分，色同于绶。金缕鞶囊，白袜，乌皮履，金饰。五日常朝则服之。

鹿皮弁，九琪，服绛罗襦，白罗裙，革带，履，袜，佩，纷，如从省服。在宫听政则服之。平巾，黑帻，玉冠枝，金花饰，犀簪导，紫罗褶，南布袴，玉梁带，长鞞靴。侍从田狩则服之。

白蛤，素单衣，乌皮履。为宫臣举哀吊丧则服之。

诸王三公已下，为服之制，袞冕九章服。三公摄祭及诸王初受册、执贄、入朝、助祭、亲迎，则服之。绶各依其色。

冕，案《礼图》：“王祭先公及卿之服。”天子九旒，用玉二百一十六。侯伯服以助祭，七旒，用玉八十。新制依此。服七章。三品及公侯助祭则服之。

毳冕，案《礼图》：“王祀四望山川之服。”天子七旒，用玉百六十八。子男服以助祭，五旒，用玉五十。新制依此。服五章。四品及伯助祭则服之。

衎冕，案《礼图》：“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。”天子五旒，用玉百二十。孤卿服以助祭，四旒，用玉三十二。新制依此。服三章。五品及子男助祭则服之。

玄冕，案《礼图》：“王祭群小祀及视朝服。”天子四旒，用玉三十二。诸侯服以祭其宗庙，三旒，用玉十八。新制依此。服三章。通给庶姓。一品已下，五品已上，自制于家，祭其私庙。三品省衣粉米，加三重；裳黼黻，加二重。四品减黼一重，五品减黻一重。礼自玄冕以上，加旒一等，天子祭祀，节级服之。

开皇以来，天子唯用袞冕，自 之下，不施于尊，具依前式。而六等之冕，皆有黻纁，黄绵为之，其大如橘。自皇太子以下，三犀导，青纓爵弁。案董巴《志》：“同于爵形，一名冕，有收持笄，所谓夏收、殷辟者也。”祠天地、五郊、明堂，《云翘》舞人服之。《礼》云：“殊干玉戚，冕而舞《大夏》。”此之谓也。《礼图》云：“士助君祭服之，色如爵头，无旒有纁。”新制依此。角为簪导，衣青，裳纁，并纁，无章。六品已下，皆通服之。

远游冠服，王所服也。衣裳内单。如皇太子，佩山玄玉，金章龟钮。宋孝建故事亦谓之玺，今文曰印。又并归于官府，身不自佩，例以铜易之。大绶四采，小绶同色，施二玉环，玉具剑，乌皮舄，舄加金饰。唯帝子宗室封国王者服之。

进贤冠，案《汉官》云：“平帝元始五年，令公卿列侯冠三梁，二千石两梁，千石以下一梁。”梁别贵贱，自汉始也。董巴释曰：“如缙布冠，文儒之服也。”前高七寸而却，后高三寸而立。王葬之时，以帻承之。新制依此。内外文官通服之。三品已上三梁，五品已上两梁，九品已上一梁，用明尊卑之等也。其朝服，亦名具服。绛纱单衣，白纱内单，玄领、裾、襜、袖，革带，金钩襜，假带，曲领方心，绛纱蔽膝，白袜，乌皮舄。双佩、绶，如远游之色。自一品已下，五品已上，衣服尽同，而绶依其品。陪祭朝飨拜表，凡大事皆服之。六品、七品，去剑、佩、绶。八品、九品，去白笔、内单，而用履代舄。其五品已上，一品已下，又有公服，亦名从省服。并乌皮履，去曲领、内单、白笔、蔽膝。开皇故事，亦去鞶囊、佩、绶。何稠请去大绶，而偏垂一小绶，缀于兽头鞶囊，独一只佩，正当于后。诏从之。一品已下，五品已上，同。

高山冠，案董巴《志》云：“一曰侧注，谒者仆射之所服也。”胡伯始以为齐王冠，秦灭齐，以赐谒者。《傅子》曰：“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，乃毁变其形，除去卷筒，令如介帻。帻上加物，以象山峰，行人使者，通皆服之。”新制参用其事，形如进贤，于冠前加三峰，以象魏制。谒者大夫已下服之。梁依其品。

獬豸冠，案《礼图》曰：“法冠也，一曰柱后惠文。”如淳注《汉官》曰：“惠，蝉也，细如蝉翼。”今御史服之。《礼图》又曰：“獬豸冠，高五寸，秦制也。法官服之。”董巴《志》曰：“獬豸，神羊也。”蔡邕



云：“如麟，一角。”应劭曰：“古有此兽，主触不直，故执宪者，为冠以象之。秦灭楚，以其冠赐御史。”此即是也。开皇中，御史戴却非冠，而无此色。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。御史大夫以金，治书侍御史以犀，侍御史已下，用羚羊角，独御史、司隶服之。

巾，案《方言》云：“巾，赵、魏间通谓之承露。”《郭林宗传》曰：“林宗尝行遇雨，巾沾角折。”又袁绍战败，幅巾渡河。此则野人及军旅服也。制有二等。今高人道士所著，是林宗折角；庶人农夫常服，是袁绍幅巾。故事，用全幅阜而向后褰发，俗人谓之褰头。自周武帝裁为四脚，今通于贵贱矣。

簪导，案《释名》云：“簪，建也，所以建冠于发也。一曰笄。笄，系也，所以拘冠使不坠也。导，所以导擗鬓发，使入巾帻之里也。”今依《周礼》，天子以玉笄，而导亦如之。又《史记》曰：“平原君夸楚，为玳瑁簪。”班固《与弟书》云：“今遗仲升以黑犀簪。”《士燮集》云：“遣功曹史贡皇太子通天犀导。”故知天子独得用玉，降此通用玳瑁及犀。今并准是，唯弃用白牙笄导焉。

貂蝉，案《汉官》：“侍内金蝉左貂，金取刚固，蝉取高洁也。”董巴《志》曰：“内常侍，右貂金瑁，银附蝉，内书令亦同此。”今宦者去貂，内史令金蝉右貂，纳言金蝉左貂。开皇时，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，皆有貂蝉，至是罢之。唯加常侍聘外国者，特给貂蝉，还则输纳于内省。

白笔，案徐氏《杂注》云：“古者贵贱皆执笏，有事则书之，故常簪笔。今之白笔，是遗象也。”《魏略》曰：“明帝时大会而史簪笔。”今文官七品已上，通珥之。武职虽贵，皆不珥也。

纓，案《仪礼》曰：“天子硃纓，诸侯丹组纓。”今冕，天子已下皆硃纓。又《尉繚子》曰：“天子玄纓，诸侯素纓。”别尊卑也。今不用素，并从冠色焉。

佩，案《礼》，天子佩白玉。董巴、司马彪云：“君臣佩玉，尊卑有序，所以章德也。”今参用杜夔之法，天子白玉，太子瑜玉，王山玄玉。自公已下，皆水苍玉。

绶，案《礼》：“天子玄组绶，侯伯硃组绶，大夫纯组绶，世子綦组绶。”《汉官》云：“萧何为相国，佩绿绶，公侯紫，卿二千石青，令长千石黑。”今大抵准此。天子以双绶，六采，玄黄赤白缥绿，纯玄质，长二丈四尺，五百首，阔一尺；双小绶，长二尺六寸，色同大绶，而首半之，间施四玉环。开皇用三，今加一。皇太子，硃双绶，四采，赤白缥绀，纯硃质，长一丈八尺，三百二十首，阔九寸；双小绶，长一尺六寸，色同大绶，而首半之，间施三玉环。开皇用二，今加一。三公，绿綬绶，四采，绿黄缥紫，纯绿质，黄文织之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阔九寸，与亲王授俱施二玉环。诸王，纁硃绶，四采，赤黄缥绀，纯硃质，纁文织之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阔九寸。公，玄硃绶，四采，赤缥玄绀，纯硃质，玄文织之，长一丈八尺，二百四十首，阔九寸。侯、伯，青硃绶，四采，青赤白缥，纯硃质，青文织，长一丈六尺，百八十首，阔八寸。子、男，素硃绶，三采，青赤白，纯硃质，素文织之，长一丈四尺，百四十首，阔七寸。二品已上，纁紫绶，四采，纁紫赤黄，纯紫质，纁文织之，长一丈四尺，百四十首，阔八寸。三品，绀紫绶，四采，紫绀黄缥，纯紫质，绀文织之，长一丈六尺，百八十首，阔八寸。四品，青绶，三采，青白红，纯青质，长一丈四尺，百四十首，阔七寸。五品，墨绶，二采，青绀，纯绀质，长一丈二尺，百二十首，阔六寸。自王公已下，皆有小绶二枚，色同大绶，而首半之。正、从一品，施二玉环。凡有绶者，皆有纷，并长六尺四寸，阔二寸四分，随于绶色。

鞶囊，案《礼》：“男鞶革，女鞶丝。”《东观书》：“诏赐邓遵兽头鞶囊一枚。”班固《与弟书》：“遗仲升兽头旁囊，金错钩也。”古佩印皆贮悬之，故有囊称。或带于旁，故班氏谓为旁囊，绶印钮也。今虽不佩印，犹存古制，有佩绶者，通得佩之。无佩则不。今采梁、陈、东齐制，品极尊者，以金织成，二品以上服之。次以银织成，三品已上服之。下以纁织成，五品已上服之。分为三等。

革带，案《礼》“博二寸”。《礼图》曰：“珪缀于革带。”阮湛以为有章印则于革带佩之。《东观记》：“杨赐拜太常，诏赐自所著革带。”故知形制尊卑不别。今博三寸半，加金缕灋，螭良钩，以相拘带。自大裘至于小朝服，皆用之。

剑，案汉自天子至于百官，无不佩刀。蔡谟议云：“大臣优礼，皆剑履上殿。非侍臣，解之。”盖防刃也。近代以木，未详所起。东齐著令，谓为象剑，言象于剑。周武帝时，百官燕会，并带刀升座。至开皇初，因袭旧式，朝服登殿，亦不解焉。十二年，因蔡征上事，始制凡朝会应登殿坐者，剑履俱脱。其不坐者，敕召奏事

及须升殿，亦就席解剑乃登。纳言、黄门、内史令、侍郎、舍人，既夹侍之官，则不脱。其剑皆真刃，非假。既合旧典，弘制依定。又准晋咸康元年定令故事，自天子已下，皆衣冠带剑。今天子则玉具火珠鏢首，余皆玉鏢首。唯侍臣带剑上殿，自王公已下，非殊礼引升殿，皆就席解而后升。六品以下，无佩绶者，皆不带。

曲领，案《释名》，在单衣内襟领上，横以雍颈。七品已上有内单者则服之，从省服及八品已下皆无。

斑，案《礼》：“天子搢斑，方正于天下也。”又《五经异义》：“天子笏曰斑，斑直无所屈也。”今制准此，长尺二寸，方而不折。以球玉为之。

笏，案《礼》：“诸侯以象，大夫鱼须文竹，士以竹，本象可也。”凡有指画于君前，受命书于笏，笏毕用也。《五经要义》曰：“所以记事，防忽忘。”《礼图》云：“度二尺有六寸，中博二寸，其杀六分去一。”晋、宋以来，谓之手板，此乃不经，今还谓之笏，以法古名。自西魏以降，五品已上，通用象牙，六品已下，兼用竹木。

履、舄，案《图》云：“复下曰舄，单下曰履。夏葛冬皮。”近代或以重皮，而不加木，失于乾腊之义。今取乾腊之理，以木重底。冕服者色赤，冕衣者色乌，履同乌色。诸非侍臣，皆脱而升殿。凡舄，唯冕服及具服著之，履则诸服皆用。唯褶服以靴。靴，胡履也，取便于事，施于戎服。

诸建华、絳幘、鹖冠、委貌、长冠、樊哙、却敌、巧士、木氏、却非等，前代所有，皆不采用。

皇后服四等，有祔衣、鞠衣、青服、硃服。

祔衣，深青质，织成领袖，文以翠翟，五采重行，十二等。首饰花十二钿，小花毵十二树，并两博鬓。素纱内单，黼领，罗縠褙、褙，色皆以硃。蔽膝随裳色，以縠为缘，用翟三章。大带随衣裳，饰以硃绿之锦，青缘。革带，青袜、舄，舄以金饰。白玉佩，玄组，绶，章采尺寸同于乘舆。祭及朝会，凡大事皆服之。

鞠衣，黄罗为质，织成领袖，小花十二树。蔽膝，革带及舄，随衣色。余准祔衣，亲蚕服也。

青服，去花、大带及佩绶，金饰履。礼见天子则服之。

硃服，制如青服。宴见宾客则服之。

有金玺，盘螭钮，文曰“皇后之玺”。冬正大朝，则并黄琮，各以笏贮，进于座隅。

皇太后服，同于后服。而贵妃以下，并亦给印。

贵妃、德妃、淑妃，是为三妃。服褙翟之衣，首饰花九钿，并二博鬓。金章龟钮，文从其职。紫绶，一百二十首，长一丈七尺，金缕织成兽头鞶囊，佩于阆玉。

顺仪、顺容、顺华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华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华，是为九嫔。服阙翟之衣，首饰花八钿，并二博鬓。金章龟钮，文从其职。紫绶，一百首，长一丈七尺，金缕织成兽头鞶囊，佩采瓊玉。

婕妤，银缕织成兽头鞶囊，首饰花七钿。他如嫔服。

美人、才人，服鞠衣，首饰花六钿，并二博鬓。银印珪钮，文从其职。青绶，八十首，长一丈六尺。彩缕织成兽爪鞶囊，佩水苍玉。

宝林，服展衣，首饰花五钿，并二博鬓。银印环钮，文如其职。艾绶，八十首，长一丈六尺。鞶囊，佩玉，同于婕妤。

承衣刀人、采女，皆服祿衣，无印绶。参准宋泰始四年及梁、陈故事，增损用之。

皇太子妃，服褙翟之衣，青质，五采织成为摇翟，以备九章。首饰花九钿，并二博鬓。金玺龟钮，文如其职。素纱内单，黼领，罗褙、褙，色皆用硃，蔽膝二章。大带，同祔衣，青绿革带，硃袜，青舄，舄加金饰。佩瑜玉，纁硃绶，一百六十首，长二丈，兽头鞶囊，凡大礼见皆服之。唯侍亲桑，则用鞠衣之服，花钿佩绶，与褙衣同。准宋孝建二年故事而增损之。

良娣，鞠衣之服，银印珪钮，文如其职。佩采瓊玉，青绶，八十首，长一丈六尺，兽爪鞶囊。余同世妇。

保林、八子，展衣之服，铜印环钮，文如其职。佩水苍玉，艾绶，八十首，长一丈六尺，兽爪鞶囊。自良娣等，准宋大明六年故事而损益之。

诸王太妃、妃、长公主、公主、三公夫人、一品命妇，褙翟之服，绣为九章。首饰花九钿，佩山玄玉，兽头鞶囊。绶同夫色。



公夫人，县主、二品命妇，亦服褙翟，绣为八章。首饰八钿。侍从亲桑，同用鞠衣。自此之下，佩皆水苍玉。

侯、伯夫人、三品命妇，亦服褙翟，绣为七章。首饰七钿。

子夫人、四品命妇，服阙翟之衣，刻赤缯为翟，缀于服上，以为六章。首饰六钿。

男夫人、五品命妇，亦服阙翟之衣，刻缯为翟，缀于服上，以为五章。首饰五钿。若当从侍亲桑，皆同鞠衣。

议既定，帝幸修文殿览之，乃令何稠、起部郎阎毗等造样上呈。二年总了，始班行焉，轩冕之盛，贯古今矣。

三年正月朔旦，大陈文物。时突厥染干朝见，慕之，请袭冠冕。帝不许。明日，率左光禄大夫、褥但特勤阿史那职御，左光禄大夫、特勤阿史那伊顺，右光禄大夫、意利发史蜀胡悉等，并拜表，固请衣冠。帝大悦，谓弘等曰：“昔汉制初成，方知天子之贵。今衣冠大备，足致单于解辫，此乃卿等功也。”弘、愷、善心、世基、何稠、阎毗等赐帛各有差，并事出优厚。

是后师旅务殷，车驾多行幸。百官行从，唯服袴褶，而军旅间不便。至六年后，诏从驾涉远者，文武官等皆戎衣。贵贱异等，杂用五色。五品已上，通着紫袍，六品已下，兼用绯绿，胥吏以青，庶人以白，屠商以皂，士卒以黄。

卓彼上天，宫室混成，玄戈居其左，上将居其右，弧矢扬威，羽林置陈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”昔轩辕氏之有天下也，以师兵为营卫，降至三代，其仪大备。西汉武帝，每上甘泉，则列卤簿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其居前殿，则植戟悬楯，以戒不虞。其所由来者尚矣。

梁武受禅于齐，侍卫多循其制。正殿便殿阁及诸门上下，各以直阁将军等直领。又置刀钐、御刀、御楯之属，直御左右。兼有御仗、铤槊、赤氍、角抵、勇士、青氍、卫仗、长刀、刀剑、细仗、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，以分直诸门。行则仪卫左右。又有左右夹毂、蜀客、楯剑、格兽羽林、八从游荡、十二不从游荡、直从细射、廉察、刀戟、腰弩、大弩等队，凡四十九队，亦分直诸门上下。行则量为仪卫。东西掖、端、大司马、东西华、承明、大通等门，又各二队，及防殿三队，虽行幸不从。又有八马游荡、马左右夹毂、左右马百骑等各二队，及骑官、阅武马容、杂伎马容及左右马骑直队，行则侍卫左右，分为警卫。车驾晨夜出入及涉险，皆作函。卤簿应宿卫军骑，皆执兵持满，各当其所保护方面。天明及度险，乃奏解函，挝鼓而依常列。乘舆行则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。大驾以郊飨上天，临馭九伐。法驾以祭方泽，祀明堂，奉宗庙，藉千亩。小驾以敬园陵，亲蒐狩。大驾则公卿奉引，大将军驂乘，太播馭。法驾小驾，皆侍中驂乘，奉车郎馭，公卿不引。其余行幸，送往劳旋，则槊仗。近宴则队仗。三驾法天，二仗法地，其动也参天而两地也。陈氏承梁，亦无改革。

齐文宣受禅之后，警卫多循后魏之仪。及河清中定令，宫卫之制，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队。又有持钺队、铤槊队、长刀队、细仗队，楯铍队、雄戟队、格兽队、赤氍队、角抵队、羽林队、步游荡队、马游荡队。又左右各武贲十队，左右翊各四队，又步游荡、马游荡左右各三队，是为武贲。又有直从武贲，左右各六队，在左者为前驱队，在右者为后拒队。又有募员武贲队、强弩队，左右各一队，在左者皆左卫将军总之，在右者皆右卫将军总之，以备警卫。其领军、中领将军，侍从出入，则著两裆甲，手执柷杖。左右卫将军、将军则两裆甲，手执檀杖。侍从左右，则有千牛备身、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之属。兼有武威、熊渠、鹰扬等备身三队，皆领左右将军主之，宿卫左右，而戎服执仗。兵有斧钺弓箭刀槊，旌旗皆囊首，五色节文，旆悉赭黄。天子御正殿，唯大臣夹侍，兵仗悉在殿下。郊祭卤簿，则督将平巾幘，绯衫甲，大口袴。

后周警卫之制，置左右宫伯，掌侍卫之禁，各更直于内。小宫伯贰之。临朝则分在前侍之首，并金甲，各执龙环金饰长刀。行则夹路车左右。中侍，掌御寝之禁，皆金甲，左执龙环，右执兽环长刀，并饰以金。次左右侍，陪中侍之后，并银甲，左执凤环，右执麟环长刀。次左右前侍，掌御寝南门之左右，并银甲，左执师子环，右执象环长刀。次左右后侍，掌御寝北门之左右，并银甲，左执犀环，右执兕环长刀。左右骑侍，立于寝之东西阶，并银甲，左执罽环，右执熊环长刀，十二人，兼执师子彤楯，列左右侍之外。自左右侍以下，刀并以银饰。左右宗侍，陪左右前侍之后，夜则卫于寝庭之中，皆服金涂甲，左执豹环，右执貔环长刀，并金涂饰，十二人，

兼执师子彤楯，列于左右骑侍之外。自左右中侍已下，皆行则兼带黄弓矢，巡田则常服，带短刀，如其长刀之饰。左右庶侍，掌非皇帝所御门阁之禁，并服金涂甲，左执獬豸环，右执獬环长剑，并金饰，十二人，兼执师子彤楯，列于左右宗侍之外。行则兼带皓弓矢。左右勋侍，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，则服金涂甲，左执吉良环，右执獬环长剑，十二人，兼执师子彤楯，列于左右庶侍之外。行则兼带卢弓矢，巡田则与左右庶侍俱常服，佩短剑，如其长剑之饰。诸侍官，大驾则俱侍，中驾及露寝半之，小驾三分之一。左右武伯，掌内外卫之禁令，兼六率之士。皇帝临轩，则备三仗于庭，服金甲，执金钗口杖，立于殿上东西阶之侧。行则列兵于帝之左右，从则服金甲，被绣袍。左右小武伯各二人，贰之，服执同于武伯，分立于大武伯下及露门之左右塾。行幸则加锦袍。左右武贲，率掌武贲之士，其队器服皆玄，以四色饰之，各总左右持钗及之队。皇帝临露寝，则立于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。出则分在队之先后。其副率贰之。左右旅贲，率掌旅贲士，其队器服皆青，以硃为饰，立于三仗第二行之南北。其副率贰之。左右射声，率掌射声之士，其器服皆硃，以黄为饰，立于三仗第三行之南北。其副率贰之。左右骁骑，率掌骁骑之士，器服皆黄，以皓为饰，立于三仗第四行之南北。其副率贰之。左右羽林，率掌羽林之士，其队器服皆皓，以玄为饰，立于三仗第五行之南北。其副率贰之。左右游击，率掌游击之士，其器服皆玄，以青为饰。其副率贰之。武贲已下六率，通服金甲师子文袍，执银钗口檀杖。副率通服金甲兽文袍。各有千卒长、帅长，相次陪列。行则引前。千卒长通服银甲豹文袍，帅长通服银甲鹞文袍。自副率已下，通执兽环银饰长刀。凡大驾则尽行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，小驾半中驾。常行军旅，则衣色尚乌。

高祖受命，因周、齐宫卫，微有变革。戎服临朝大仗，则领左右大将军二人，分在左右厢。左右直寝、左右直斋、左右直后、千牛备身、左右备身等，夹侍供奉于左右及坐后。左右卫大将军、左右直阁将军、以次左右卫将军，各领仪刀，为十二行。内四行亲卫，行别以大都督领。次外四行勋卫，以帅都督领。次外四行翊卫，以都督领。行各二人执金花师子盾、獬刀。一百四十人，分左右，带横刀。后监门直长十二人，左青龙旗，右白兽旗。左右武卫开府，各领三仗六行，在大仗内，行别六十人，大都督一人领之，帅都督一人后之。大驾则执黄麾仗。其次戟二十四，左青龙幢，右白兽幢，蓑、毕各一，钺金二十四，金节十二道，盖兽，又绛引幡，硃幢，为持钺前队，应辟，大都督二人领之，在御前横街南。左右武卫大将军，领大仗左右厢，各六行，行别三百六十人，大都督一人领之。

及大业四年，炀帝北巡出塞，行宫设六合城。方一百二十步，高四丈二尺。六合，以木为之，方六尺，外面一方有板，离合为之，涂以青色。垒六板为城，高三丈六尺，上加女墙板，高六尺。开南北门。又于城四角起楼敌二，门观、门楼槛皆丹青绮画。又造六合殿、千人帐，载以枪车，车载六合三板。其车轱解合交叉，即为马枪。每车上张幕，幕下张平一弩，傅矢，五人更守。两车之间，施车轱马枪，皆外其轱，以为外围。次内布铁菱，次内施蛰鞬。每一蛰鞬，中施弩床，长六尺，阔三尺。床枕陞插钢锥，皆长五寸，谓之虾须。皆施机关，张则锥皆外向。其床上施旋机弩，以绳连弩机，人从外来，触绳则弩机旋转，向触所而发。其外又以辒周围行宫，二丈一铃一柱，柱举辒，去地二尺五寸。当行宫南北门，施槌磬，连辒，以机发之。有人触辒，则众铃发响，槌击两磬，以知所警，名为击警。八年征辽，又造钩陈，以木板连如帐子。张之则绮文，卷之则直焉。帝御营与贼城相对，夜中设六合城，周回八里。城及女垣合高十仞，上布甲士，立仗建旗。又四隅有阙，面别一观，观下开三门。其中施行殿，殿上容侍臣及三卫仗，合六百人。一宿而毕，望之若真，高丽旦忽见，谓之为神焉。